

當我重踏進這條老巷，我站在老槐樹下，眼前的景象與二十年前交織重疊。自小學畢業後，我便與這條老巷辭別，此次回來是受祖母所托，要我幫她移居養老院。時隔二十年重回兒時居所，十多年的回憶似那奔騰的海水湧上了我的心頭。

老巷口的青石板浸在仲夏午後的金輝裏，石面曬得泛出暖融融的光暈，唯有腳邊那級嵌着童年回憶的台階，被騎樓飛檐斜斜切下一片蔭涼。台階的縫隙上卡着把乾枯的狗尾草，草穗上黏的星點鳥糞已呈淺灰，而縫側那道彎彎曲曲的淺痕——十歲時騎滑板車磕出來的印記，邊緣是經受雨水的拍打與浸泡，變得圓滑。台階正對着的，是那顆千年老槐樹。老槐樹的樹葉裹着枝幹隨風輕擺，深褐樹皮裂着縱向的紋路，像被時光揉皺又展平的綢緞，指腹貼上去，能觸到紋路裏積着的薄塵與歲月磨出的溫滑。

行至百步來處，老糧店的灰牆撞進視野。牆皮剝落處露出橙褐的磚芯，牆面中央留着一行紅漆標語「寧流千滴汗，不損一粒糧」，原來的鮮紅褪成淡粉，上面還覆著一層薄灰，如歲月褪盡華彩殘留下來的一抹痕跡。大門旁立着塊「歷史痕跡保留區」的淺木牌，推開門，老糧店的木質櫃台仍在原處，松木紋理被歲月浸成琥珀色。我當年趴過的位置，擺着本《爺爺的糧票》，書頁泛黃發脆，抽屜裏藏着一九九三年的糧票登記本，我兒時畫的小塗鴉還隱約可見。以前每逢週末，我便拖着奶奶來買米，趴着櫃檯看稱米的秤桿晃動，米香撲鼻；如今櫃檯還在，只是改成了繪本角，偶有遊客慕名前來。米香換成了紙墨香，櫃檯的紋理裏，似仍藏着當年的米香，不禁感慨時間之快，老糧店的米香正偷偷溜走。

再往前走，水泥地上有塊圓形深色印記，是張叔修鞋的鐵砧子壓出來的。現在水泥地上只擺着兩張紅通通的塑膠凳，兩位老婦坐着聊天，腳邊菜籃裏的小蔥沾着濕泥。崗亭的窗台上，擺着張叔的舊修鞋刀，木柄磨得發亮，旁邊還有一把糖果，散開在窗台上。牆上手寫價目表新貼了張「免費量血壓」的紙。從前張叔總蹲在鐵砧子旁修鞋，我總蹲在旁邊看，他總塞我水果糖。糖硬梆梆的，放進口中，糖的甜味混着水果的清香漫延在口腔裏；如今鐵砧子已不在，張叔的溫暖也換了種方式，在小巷中延續。張叔當年給予我的甜，仍在我心中流轉，眼眶不由得熱起來。

越往巷深處走，台階的淺痕、糧店的米香、修鞋攤的甜味就越真切，封塵在記憶深底的童年，全鮮活地浮現出來，老院的玻璃門終於映入眼簾，門旁磚牆上新描的跳房子，格子鮮亮得晃眼，兩個小孩光着腳跳得歡，老奶奶扶着門框喊「慢點」。院內的壓水井被改成小池，池邊擺着我家的舊木椅，上面鋪着花布墊。我推開門扉，木門發出「吱呀」一聲輕響，屋內空蕩蕩，只有角落裏堆着幾個舊紙箱。我走向窗邊，窗台上的茉莉開得被以前還茂盛，深綠的葉子層層疊疊，葉邊是鋸齒狀的，葉面上粘着點陽光的碎金，摸上去軟乎乎的；白色的茉莉花開了不少，花瓣層層裹着，花心是嫩黃的，湊過去聞，香氣淡而綿，混着陽光與泥土的清潤，沾在指尖上，搓一搓，連指縫都是香的。

望向窗外，穿灰衫的老爺爺坐在木椅上曬太陽，藍布褲腿挽到膝蓋，露出皺巴巴腿肚子，手裏攥着橘子，笑瞇瞇地望遠方。這是微風吹來，把茉莉香吹滿整個房間，似是童年時奶奶身上的茉莉香包裹着我，兒時奶奶常給我編各式各樣的辮子，常和我坐在老院門口給我講故事。但現在，我搬起房間裏最後的幾個舊箱子，正式地與童年告別。

往回走時，太陽偏了西，青石板的溫度降了些，踩上去不燙腳了。又站回巷口的老槐樹下，最後再仔細看看這個承載了我童年回憶的巷子。老槐樹的紋路依然清晰，與記憶中的相差無幾，只是多了塊「古樹保護」的牌，兒時在樹幹上刻歪的「王」字仍安然地躺在樹上。舊地的美好與經歷，將換種方式延續，一直陪伴着我到永遠。

這次重遊舊地不是找回憶，是發現童年的米香、張叔的糖和奶奶的茉莉香，都變成老糧店的紙墨香、崗亭暖、老院煙火氣——老巷是時光的糖，讓美好換種方式，繼續溫暖着我，美好只要存在心中，就永不會消逝。